

巴 索



# 無罪的人

奧斯托洛夫斯基原著 陳嘉平改編

上 雜 出 版 社

## 序

一九四三年，我在上海苦幹劇團，根據俄羅斯偉大的劇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原作「無辜的罪人」，改寫成一部中國戲「舞台艷后」。

奧斯托洛夫斯基，一八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於莫斯科。一八四七年，當他二十四歲的時候，寫出第一個劇本「破產者」，即後來聞名的「自家人好算賬」；發表後，他的天才，驚動了當時的文學界。他曾於是年二月十四日在謝維洛夫教授家，當衆朗誦了自己的劇本。從這一天起，他認為自己是一位俄羅斯作家，並且毫不躊躇地相信了自己的使命，展開了他的文藝活動。

一八六〇年，「大雷雨」的誕生，奠定下他光燦奪目的輝煌成就。一生中，他共寫出五十多個劇本，絕大部份

都成為羣衆所喜聞樂見的上演節目。

十月革命後，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劇作，成為蘇聯人民特別珍視的民族遺產。他的戲不斷地被上演，在蘇聯舞台上，獲得古典作家中高居領導的地位，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，提供了不朽的功績。蘇聯戲劇協會主席A·雅布羅奇金娜曾這樣說：「天才的奧斯托洛夫斯基，所創造出來的許多形象，一直到現在還以它們的體驗、熱情，和各種最不同的情緒底明麗的色彩，在激動着人。蘇聯的觀眾，熟悉而又摯愛這位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的作品。因為他的作品是以對生活的真實描繪驚人，同時又以充滿了人民詩歌的浪漫色彩迷人的。」奧斯托洛夫斯基自己曾這樣說過：「戲劇文學比一切其他的文學部門更接近人民。任何其他的作品，只是專為有教養的人寫的。但是悲劇和喜劇，則是為全體人民寫的……。只有那真正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，才能永垂不朽。這樣的作品，遲早總會被其他各民族，而最後被全世界所理解和重視。」他又提到從舞台上應該給觀眾「……指示出俄羅斯優秀和善良的是什麼；他應該在自己身上保存和培養的是什麼；他野蠻和粗鹵的是什麼；他應該和什麼鬥爭，……幫助人民認識自己和培養對祖國的自覺的愛。」奧斯托洛夫斯基是一位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、洞察生活、真實而又生動地描繪了

生活的偉大的人民劇作家。

他的作品被譯成許多種文字。他的戲在許多國家的舞台上上演。他披着俄羅斯文化無比的光輝，照耀了全世界。介紹到中國來的譯本，有「貧非罪」、「大雷雨」、「罪與愁」、「沒有陪嫁的女人」等等。出現過中國舞台的，有「貧非罪」、「大雷雨」及根據「罪與愁」改編的「愛與恨」，根據「沒有陪嫁的女人」改編的「賣油郎」和根據「無辜的罪人」改編的「舞台艷后」。

「無辜的罪人」是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劇作中幾個演出次數最多的一個。劇中寫的一個名叫「不明來歷」的私生子，失掉母性的溫暖，生活在人世上，到處遭逢冷嘲熱譏；心靈上的痛苦，使他仇恨人生，仇恨一切。是誰給他的痛苦？是誰使他有如一個罪人被人歧視？通過這一典型人物，揭發出舊社會制度的不良，和始終追念孩子的母親，所具有的母性，是如何高貴而偉大。

我還記得，當我初次讀完原本時，留在書頁上的兩滴淚痕。我被劇中人深深感動。像這樣不幸的孩子和母親，在當時陰暗的中國社會，豈止有千萬個？到處拋擲的「小王八蛋」、「小雜種」，以及許多充耳難聞的穢語，不正如利刃一樣，無情地刺痛着這些不幸的人們嗎？一種難以抑制的憎恨，在我心間衝激。在那敵偽統治的黑暗時

代，在那繁囂淫晦的上海都會，偶爾從垃圾堆旁，發現一堆血肉模糊的小生靈，情緒的衝激更難控制。是它鼓舞着我，決心把「無辜的罪人」改寫成一部中國戲，讓千千萬萬的觀眾，認清在我們舊社會上，也有着那樣的罪惡，也有着那樣一塊病症！如果從演出上，贏得千萬觀眾的同情，滋生出微許對於當時舊社會的不滿和憎恨，這也就是改編者唯一的願望。

從動手到寫成，得到黃佐臨先生不少幫助。全劇主題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改變，但是儘力結合中國社會現實，以及在許多細節和語彙上，儘力適合中國的習俗人情。人物有些增加，許多衝突多正面表現出來，因而分幕上也沒有受原劇的拘束。經過將近半年的工夫，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。當時聽說耿濟之先生根據原作也改編成一個劇本，名「慈母淚」；可惜，至今我沒能拜讀過。我這個本子，用「徐舟」筆名，交由佐臨擔任導演。藍蘭、張伐、莫愁、上官雲珠、史原、王駿、白文、林榛等人分飾各角，我也用「陳平」名參加了演出，正式公演於上海「辣斐大戲院」。

公演的頭一天，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從幕隙間窺探前座觀眾的反映。散場後，許多朋友到後台祝賀。其中一個觀眾，抓住我的雙手，含着激動的熱淚，懇求我同他出去談談。我們到劇院隔壁一家小酒店，坐下來，要了半

斤白乾，然後聽他自我介紹，慢慢述說他自己的身世，正如劇中人「郭正」一樣，他是一個孤僻冷情、被人歧視的私生子，壓抑了多少年來深藏着一塊隱病，今天第一次從舞台上看到自己，痛快淋漓地傾瀉出自己的情感。他希望認識我，並引為知己。

這個戲在上海連演四十場。北方的「南北劇社」、「祖國劇團」先後做為預告節目。但只有舒適等人組織的一個跑碼頭劇團，在天津演出了二三十場，前後觀眾估計約有六萬多人。此後，我匆匆離開上海，到解放區去，沒有來得及把它出版。全國解放後，聽說文華影片公司由李萍倩編導的「母與子」就是根據我的這個本子。

「舞台艷后」能夠上演，而且獲得一些成就，應該歸功於佐臨的導演、苦幹劇團的演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共同的努力。我在寫作上盡了一些力量，如果沒有奧斯托洛夫斯基原作的成功，反映這樣一個主題的戲，很難說什麼時候才會寫得出來。因而這一部戲的成績，基本上應該歸功於偉大的俄羅斯劇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。

一九四八年，奧斯托洛夫斯基誕生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，時代出版社出版了一冊戈賓權、林陵合編的「奧斯托洛夫斯基研究」，裏邊對於我的改編本會有過一些介紹。後來許多朋友見到我，談到這位偉大的劇作家，談到

解放後文藝運動蓬勃的情況，談到我的本子。當各地普遍要求在普及基礎上隨時研究提高，研究如何接受中西遺產的時候，作為一部份材料提供出來，還是有它一定的意義和必要的。經朋友們這樣再三督促鼓勵，尋到幾乎遺失的一冊油印本，根據今天的觀點和要求，內容加以若干修改，並將劇名改為「無罪的人」，決心將它出版，呈獻給文藝工作同志，呈獻給讀者們。並至誠地希望得到一些批評和指正，便於以後進一步修改。

陳嘉平 一九五一，八，一日於北京。

# 無罪的人

——四幕話劇——

時 間

黑暗統治的舊時代

地 點

天 津

人 物

黃 玲 即後來舞台上成名的葉露明。

小 玉 她的一個本家姪女，孤兒。

譚秀芬 她的一個同學。

郭立成 遺棄她的愛人，後來成爲一個「聞人」。

錢太太 奶媽。

郭 正 黃玲的兒子。

史 仁 演員。

胡 心 演員。

何 彝 演員。

何太太 演員。

李 莉 演員。

楊 明 舞台監督。

徐之鴻 紳士，劇院大股東，戲劇愛好者。

周經理 劇院經理。

王 六 地痞。

豐 兒 小演員。

豐 母 他的娘。

黃 飛 小報記者。

另演員 數人。

流 氓 數人。

僕 人 數人。

賓 客 數人。

侍 者 一人。

## 第 一 幕

**佈景** 一間普通住宅的樓下房間。左有門通廚房，深處有窗及入口門。房內傢具平常，但陳設適當，佈置簡潔明快。床邊有屏風。

**幕啓** 是一個颳黃風的日子。黃玲坐在桌旁，比試衣領；小玉在縫鈕釦。

小玉 （咬斷線）好了，都做好了。舊衣服自己改改，不跟新的一樣？比裁縫做的時興樣兒，差不到哪兒。

黃玲 （比試衣服）不大離兒。

小玉 不大離兒？得啦，這麼漂亮的衣裳，穿出去管保沒人比得上。

黃玲 沒人比得上？昨天我到裁縫劉那兒看新式樣子，看

見一件新衣裳，那才叫沒人比得上呢！（比勢）好看極了！原來是做給譚秀芬的。

小玉 譚小姐快出嫁了，做了好幾套新裝，我聽說過。料子手工都挺貴吧？

黃玲 真貴，那件是八十八塊錢。

小玉 （咋舌）什麼？八十八塊現洋？白花花那麼一大堆！

黃玲 妳知道，那是地道的外國貨，上等料子，上邊是透明的細花，比利時的絲紐，巴黎花邊，照着西式樣兒做的。（充滿羨意）那要是穿起來……

小玉 嘖，嘖，嘖……這麼多錢，叫我能做全套嫁粧了，還是頂好的；可是，她就做了一件。

黃玲 她那麼闊，當然得講究講究啦。

小玉 （撇一撇嘴）不是我嚼舌頭，她要稍微懂得點羞臊，就不該立刻擺闊。

黃玲 妳說什麼？

小玉 天下的怪事可多着咯！

黃玲 怪什麼？平常的很；她遇見一個闊親戚，沾點光，發了財。

小玉 鬼知道她發的什麼財！除去她姑姑，她就沒有別的親戚。她姑姑一年三百六十天都着急吃不上飯。

黃玲 妳怎麼知道？

小玉 手擋不住風，紙包不住火，街坊四鄰到處傳說。

黃玲 好些個都是人家說她的壞話。

小玉 無冤無仇的，誰高興說她壞話？譚小姐跟她姑姑在這兒住的時候，人人都知道，她們頂窮，我知道的頂清楚。

黃玲 妳知道什麼？

小玉 大前年有一個闊老，認識了她們。那個闊老從東三省發財回來，手裏襯好幾千條金子，好幾百頃稻田……好像她姑姑從南京回來的時候，譚小姐就不明不白的跟着那位闊老到青島避暑去了。就在青島，那個老傢伙不知道怎麼生暴病死了！於是乎好些好些金銀財寶的就都歸了譚小姐了，她就是這麼闊的。等她再回到天津來，嘿！那份兒美，處處顯派，得意的什麼似的，連她姑姑都成了她的老媽子了。

黃玲 妳還是一個小姑娘，別淨把這些聽來的隨便說出去，人家會羞妳的。

小玉 有什麼可羞的？都是真事嘛！該羞的不是說的，是做的。

黃玲 還是不要說的好。我們從小同學，從小就在一塊兒

唸書，直到現在還是好朋友。

小玉 好朋友？哼！她還認得妳是好朋友？還看得重妳們從前的交情？早忘了，她兩個多月沒看過妳了。

黃玲 她沒工夫，現在正忙着結婚。

小玉 是啊，這叫什麼好朋友？要是好朋友，早該說：「我要結婚了，這樣那樣的……你幫幫我什麼呀？」好朋友不都是這樣麼？她呢？壓根兒就沒跟妳提過這件事，妳還是聽我說才知道的。

黃玲 （沉默）她嫁給誰了？妳聽說過嗎？

小玉 聽說是一個大學生。

黃玲 大學生？

小玉 聽說那位大學生要到北平辦喜事，什麼道理我可不懂。

黃玲 妳從哪兒聽來的？

小玉 從裁縫劉那兒聽來的。裁縫劉的老婆的哥哥的媳婦，這會兒在譚家當老媽子。（得意）得，他們的祕密，就一樁樁一件件都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……（思忖）我就不懂，他們都是天津人，喜事不在天津辦，偏要偷偷地到北平去，好像怕誰知道似的。

黃玲 所有這些關於她的壞話，都不要多說多道的，說出去也許會妨礙他們的好事。

小玉 喲！妨礙？誰不貪圖她有錢呀？有了那麼些錢，就有人恭維，有人捧，有那種野男人拚命巴結，愛她，要娶她，誰妨礙得了她呀？反過來說像妳這麼一位清清白白老老實實的姑娘，倒得耐心地等，叫男人拖延着不能結婚。郭先生不就……

黃玲 （觸動心事）不就什麼？

小玉 不就因為妳窮，不肯早點明媒正娶。這會兒的人，男女一樣，自己沒錢，就得找一個有錢的；學問人品都在其次，有錢有勢是真的。

黃玲 這……這不能說沒有道理。但是，你瞧着，我雖然窮，我也會得一個好丈夫的。我雖然沒有父母，無依無靠，也不會受人欺弄的。

小玉 那，最好妳也闊起來，叫那種男人看着眼饞。呃，外祖母，怎麼樣？可以沾沾光，她不是挺喜歡妳？

黃玲 不，我不沾這種光。她不是那種闊人物，我跟她也不是那種關係。對了，外祖母從北平來過一封信，說她今天要到天津來，順便來看看我。妳呆會兒預備點兒點心，咱們好招待她……她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年紀五六十了，還老當益壯的各處奔波。我要像她那樣，不去依靠誰。

小玉 靠妳的學問，成嗎？

黃玲 怎麼不成？妳不是還想靠兩隻手到工廠吃飯？

小玉 這個年月，男人靠學問都混不飽，別說妳一個女流了。

黃玲 是的，這種時代，單靠學問是常常走不通的。然而對於愛情，不該這麼說。愛情不是拿財勢做標準的。趨炎附勢的心理，只有被愛情征服，不能征服愛情。

小玉 嚕！現在的男人啊……

黃玲 怎麼樣？

小玉 先都像燒紅了的煤球一樣，妹妹長妹妹短，熱烘烘地纏個沒完；可是一提到嫁娶擔待責任，立刻就變成爐灰渣兒，一條死臉子，一點兒熱烘氣兒也沒有了。

黃玲 妳怎麼知道這些個？

小玉 一個大活人，世界上的事，我聽不見看不見！（疊好衣服）放在櫃子裏嗎？

黃玲 不用，先放那兒吧，我還要試試呢。

小玉 那我幹自己的活兒去了。廚房裏的菜沒蓋着，別叫耗子吃了。（欲下）

黃玲 （注視窗外，欣快地）郭先生來了！妳先把門開開，再到廚房去。（忙整理衣襟、亂髮）

【小玉開門讓郭立成進來，然後自左門下，到廚房去。】

黃玲 （親熱地迎上前去）立成！（慰貼在他胸前）

立成 玲，妳好？（打量着）妳今天大概起得很早，穿戴這麼整齊，好像等着誰？

黃玲 等誰？除了你還有誰？不是你告訴我的，今天一清早就到我這兒來？好像要和我談點什麼，不是嗎？

立成 噢，我幾乎忘了。是的，我要同妳談談……（沉吟）

黃玲 你老是趁着大清早人稀到我這兒來，老像怕誰看見似的。

立成 我，自然，怕……不過，這都是爲妳。我不願意有人說妳的壞話。

黃玲 謝謝你，親愛的，謝謝！雖然你從前是不怕這個的……然而，又藏得住什麼？常會兒有人問我：「姑娘，郭先生快娶妳了吧？」你看，我們的事，好些人都知道了，我們還躲躲藏藏的幹什麼？再說……

立成 （不願對方再說下去，打斷地）不過……（艱遲地）這，這暫時還不可能。

黃玲 （面露驚異）什麼？不可能？你說什麼不可能？

立成 我……我說我們不能不多顧慮顧慮環境。公開我們的關係，暫時還不可能。

黃玲 我不懂，你是不是說，正式跟我結婚暫時還不可能？（立成吞吐着）痛痛快快說！是不是？

立成 是的，困難是很多的。

黃玲 爲什麼？拖這麼久了！

立成 （做出難色）我母親不會同意的。（她驚駭地睜圓了眼）妳知道，我沒有她的意思，我是決定不了的。

黃玲 （儘力耐住心）她要怎麼樣呢？

立成 （吞吞吐吐）她要我娶一個有錢有勢的。

黃玲 那麼你呢？

立成 我自然不贊成；可是我又不能反對。

黃玲 真是新鮮事！

立成 直到現在，我還沒敢同母親提過這件事。

黃玲 （責備地）爲什麼？你爲什麼不提？你應該老早談清楚我們倆的事。

立成 （借辭）有什麼辦法？我是一個受慣了家庭拘束的人，不能自主。原諒我……（又露出難色）是的，我簡直怕！雖然，我永遠這樣下去，自己也會討厭的。這算什麼關係呢？可是妳替我想想，我這麼大一個人，沒有媽媽的旨意，就不敢往前多邁一步。我……